

制裁为什么难以达成预设目标？

——来自全球制裁数据库的宏观经济效应证据

钟春平 赵月川 龚啸峰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全球制裁数据库分析制裁能否达成预设目标,并结合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验证。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制裁案件达成目标的概率仅为28.64%;第二,基于堆叠数据的方法,对GSDB记录的1547个案件进行展开,构建全球制裁链条数据,并采用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制裁方式难以促成制裁目标达成,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采用贸易制裁、旅行制裁等方式会使制裁目标达成的概率平均下降5.9%和12%;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制裁能否达成预设目标受制裁双方经济差距、制裁条件(战争期与和平期)差异以及制裁时间长短差异的影响;第四,构建国家一年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制裁行为对目标国造成短期的实质性经济收缩,促进了发起国的短期消费和进口,但对制裁双方的长期影响均相对有限,这是制裁未能达成预设目标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制裁方式 制裁目标 二元选择模型

【作者简介】 钟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月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龚啸峰,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引言

当前,“制裁悖论”及“制裁黑箱”问题依然存在。在实践层面,它们有两重表现。一是制裁愈发普遍,但关于制裁能否达成预设目标却缺乏足够的证据;二是即使制裁没有达成目标,但各种形式的制裁仍广泛存在,甚至实施力度持续加大。在研究层面,经济学对制裁的研究进展缓慢,因为很难采取恰当的方式研究这种难以量化的对抗工具。而政治学对制裁的研究则难以得

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缺乏定量层面的探讨。总之,学界关于制裁的研究尚需在方法论和量化层面进一步深化^①。

本文基于全球制裁数据库(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 GSDB),试图通过严谨的量化设计就“制裁能否达成预设目标”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揭示制裁效果的黑箱,为理解这一非正式对抗工具提供经验基石。为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该数据库记录的1949~2023年发生的共1547个制裁案件,并进行特征事实分析^②。结果显示,制裁的成功率偏低,但制裁却长期存在。其中,制裁目标失败的案件288起,完全成功的案件443起,分别占总样本的18.62%和28.64%。制裁时间最短为1年,最长达76年(1950年至今由阿拉伯国家联盟向以色列发起的制裁)。制裁旨在通过持续施加经济压力促使目标国政策调整,而持续时间的延长通常伴随着制裁成本累积,理论上可能提高目标国妥协的概率^③。然而,长期制裁亦可能激发目标国采取应对性战略,如推动贸易伙伴多元化、推动国内替代产业发展或构建灰色经济网络。这些措施将改变制裁环境,可能导致目标国长期抗压而不屈服。

既有关于制裁的实证研究往往基于单一国家样本^④,而跨国研究大多采用计量模型展开分析^⑤。制裁通过破坏经济基础和抑制经济发展等方式对目标国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⑥,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能够通过对目标国施压间接地达成制裁目标或者其他目标^⑦。然而,制裁目标的达成过程非常复杂^⑧,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需通过构建“制裁方式—制裁目标—制裁结果”的分析框

① 钟春平、龚啸峰《经济金融制裁研究的进展与争议》,《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全球制裁数据库 <https://globalsanctionsdatabase.com>

③ 朱杰进、胡馨予《经济成本视角下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3期。

④ 常世伟、陈波、朱怀佳《金融制裁对俄罗斯金融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基于制裁强度指数的研究》,《亚太经济》2024年第1期。

⑤ Jaleh Dashti - Gibson, Patricia Davis, Benjamin Radcliff,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 2, 1997, pp. 608 - 618.

⑥ Brahim Coulibaly, Effects of Financial Autarky and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the South Africa Embar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28, No. 3, 2009, pp. 454 - 478.

⑦ Morteza Ghomi, Who Is Afraid of Sanctions? The Macro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the Sanctions Against Iran,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34, Iss. 3, 2022, pp. 395 - 428.

⑧ John Sturm Becko, A Theory of Economic Sanctions as Terms - of - trade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50, 2024.

架展开研究。基于此,本文采用堆叠数据的方法^①,对全球制裁数据库中的案件进行深入挖掘。具体而言,对全球制裁网络进行拆解,细化为每一条制裁链,使得制裁发起国—制裁目标国—制裁方式—制裁目标—制裁结果——对应。这一处理既保证了制裁分析的精确性,又避免了制裁样本的损失。在此基础上,结合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裁的宏观经济效应,并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从制裁主体、制裁条件以及制裁时长三个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

在计量方法上,本文采用了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Cloglog模型,并运用机器学习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尽可能减少估计偏误,确保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地,引入制裁目标国与发起国的经济特征变量,并加入制裁目标的固定效应,以排除潜在因素的干扰。考虑到制裁实施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加入制裁目标的固定效应后发现,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旅行制裁均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贸易制裁、旅行制裁分别使制裁成功的概率平均下降5.9%和12%。

基于多重差异,本文根据制裁主体、制裁条件和制裁时长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一是基于制裁主体经济实力差异。制裁双方实力往往不对称,全球制裁数据库中仅美国发起的金融制裁案件就高达612起,接近总制裁案件的一半。与经济霸权地位相似,美国在全球制裁网络中亦处于中心节点位置。二是根据制裁条件区分战争期与和平期^②。制裁在战争时期的效果立竿见影^③,而在和平期的效果呈现通常较为缓慢。三是基于制裁时长的异质性。制裁通常在短期内对目标国经济造成显著冲击,但长期来看,目标国往往能够通过调整经济战略来适应制裁压力。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面对短期制裁,目标国的经济会受到明显损害,而对于长期持续制裁来说,其效果则会逐步弱化。这些发现从宏观经济效应的维度揭示了制裁的内在逻辑与复杂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目前广泛存在的制裁问题及其结果进行规范分析,得到了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制裁存在悖论,制裁成功的概率不足30%,却频繁发生并长期存在。第二,对制裁未能达成预设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探究,就制裁双方、制裁方式、制裁目标和制裁结果之

① Esther Duflo, Michael Greenstone, Rohini Pande, et al, Truth - telling by Third - party Auditors and the Response of Polluting Firm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8, Iss. 4, 2013, pp. 1499 - 1545.

② Javier Bianchi and César Sosa - Padilla, On Wars, Sanctions, and Sovereign Defaul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141, 2024, pp. 62 - 70.

③ 李旭《经济制裁的诞生与国际法秩序的重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封锁与禁运品管制规则演变为切入》,《开放时代》2024年第5期。

间的关联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第三,基于全球制裁数据库数据与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构造面板数据,不仅对制裁结果差异进行横向的跨国比较,而且对各国历史上的制裁案件影响进行量化分析。

一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随着 21 世纪以来制裁频率显著上升,经济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制裁对宏观经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其中,制裁能否达成预设目标是最核心的问题。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制裁在实现预设政治目标方面的成功率极低。特别是制裁难以在短期内达成直接目标(即令目标国屈服),反而更可能达成非直接目标,如国内政治表态、国际声誉维系^①、与盟友一致行动等。以全球制裁数据库构建的引力模型显示,贸易类制裁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冲击虽然显著,但幅度并不大,而非贸易类制裁对贸易几乎没有影响^②。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如印度、中国和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成本降低,部分冲抵了西方制裁的作用,甚至可能使俄罗斯获得净收益^③。类似地,对整体贸易流量的分析发现,制裁往往引发贸易转移效应,表现为目标国的贸易受损,而发起国及其他国家获得相对贸易收益^④。尽管经济制裁会抑制跨境银行资金流动,但在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竞争较为激烈的环境中,其负面效应易被冲淡,目标国往往具备较强的金融适应能力^⑤。目标国能够通过替代市场和贸易伙伴部分冲抵制裁带来的压力,并在长期制裁下积极进行规避学习与制度创新。同时,制度完善的目标国往往能够在制裁冲击下通过政策调整实现逆势增长或减少损失,加剧了制裁失效的程度^⑥。上述

① 李潇《声誉需求、反噬成本与经济制裁强度》,《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2 期。

② Erdal Yalcin ,Gabriel Felbermayr ,Heider Kariem ,et al ,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Release 4: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The World Economy , Vol. 48 ,Iss. 9 2025 ,pp. 2003 – 2017.

③ 同②。

④ Ohyun Kwon ,Constantinos Syropoulos ,Yoto V. Yotov ,Do Sanctions Affect Growth?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263748/1/cesifo1_wp9818.pdf

⑤ Johan Galtung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3 ,1967 ,pp. 378 – 416.

⑥ Ha Thanh Le and Dung Phuong Hoang ,Economic San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Vol. 29 ,Iss. 13 2022 ,pp. 19657 – 19678.

研究表明,在目标国采取应对措施且国际贸易格局能够灵活调整的情况下,制裁难以快速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

不同制裁方式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存在差异,进口型制裁导致本币升值,而出口型制裁导致本币贬值,但二者在长期对经济分配的总体影响却类似^①。这是因为汇率波动只是短期表象,长期制裁终会通过供给—需求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因此,仅观察汇率走势无法准确评估制裁实质效果,而要缓解制裁的负面影响须发挥国家应对政策(如动用外汇储备)的关键作用。全球制裁数据库将制裁分为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军事制裁、武器制裁、旅行制裁和其他制裁。从制裁类型看,金融制裁和贸易制裁直接影响经济,理论上更可能对目标国产生持续性经济压力,但其效果依赖于目标国对外依赖程度及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嵌入程度^②。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发现,贸易制裁会降低供应链多样性,阻碍公司通过多元化采购降低风险^③。制裁通过贸易和金融联系渠道显著抑制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银行联系(GBL)网络发达的经济体中影响更为明显。而军事制裁、武器制裁等形式通常与军事干预配合使用,具有较强的战略威慑效果。旅行制裁更具象征意义,可能更适用于施加声誉压力。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制裁难以达成预设目标,且各类制裁方式对制裁结果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制裁对目标国经济的冲击并非总能有效传导至政策层面。已有研究表明,制裁可能通过降低GDP增长率和经济全球化水平等渠道,损害技术创新发展^④。而金融制裁往往引发全球资本流动重组与金融碎片化,但对目标国宏观变量的冲击强度有限,从而削弱了制裁对政策行为的约束力^⑤。金融制裁对国际支付体系的结构影响会在制度层面长期延续,但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支付体

① Oleg Itskhoki and Dmitry Mukhin,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Limits of Lerner Symmetry*,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113, 2023, pp. 33–38.

② 邹国昊、张颖、刘晓星等《金融制裁对目标国经济稳定性的冲击效应——来自全球150个经济体的证据》,《国际贸易问题》2025年第5期。

③ Javier Bianchi and Cesar Sosa-Padilla,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anction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113, 2023, pp. 29–32.

④ Qiang Fu, Qiang Gong, Xin-Xin Zhao et al,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Green Innovations,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Vol. 29, No. 1, 2023, pp. 141–164.

⑤ 同③。

系的重塑 而非目标国国内经济的即时崩溃^①。换言之,制裁虽在金融网络中制造“制度性摩擦”,却未能在宏观层面形成足够大的政策压力。这一现象在多起制裁案例中得到印证。例如,美国自 1959 年起对古巴实施多轮经济与金融制裁,但并未导致古巴政权崩溃或政策让步。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制裁对目标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有限,这可能是导致制裁失效的原因。

二 数据来源和特征事实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文的核心数据来源于全球制裁数据库,其详细记录了 1 547 个制裁案件的类型、政治目标和成功程度。具体变量描述见表 1。

表 1 制裁变量的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描述
制裁案件	id	制裁案件编号
制裁主体	sanctioned_state	制裁目标国
	sanctioning_state	制裁发起国
制裁时间	begin	制裁开始时间
	end	制裁结束时间
	time	制裁结束时间 - 制裁开始时间 + 1
制裁方式	arms	武器制裁
	military	军事制裁
	trade	贸易制裁
	financial	金融制裁
	travel	旅行制裁

资料来源:全球制裁数据库 <https://globalsanctionsdatabase.com>

在数据匹配方面,本文使用堆叠数据的方法,将全球制裁数据库数据按照制裁目标国、制裁发起国和制裁目标展开,共获得 3 161 个样本,每个

^① Marco Cipriani, Linda S. Goldberg, Gabriele La Spada, Financial Sanctions, SWIFT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7, No. 1 2023, pp. 31 - 52.

样本均仅刻画一个制裁发起国、一个制裁目标国、一个制裁目标以及一个制裁结果。与原始数据相比,堆叠数据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两国之间的制裁链条。

(二) 特征事实

制裁主体(制裁目标国与制裁发起国)的互动以及制裁发起国对内外部局势的判断会共同影响制裁的内部环境,进而影响制裁方式的选择和制裁目标的设定。而制裁外部环境主要涉及第三方国家,其通过国际政治、经济依赖和组织影响等方式对制裁目标能否成功产生额外干预。因此,本文构建“制裁目标—制裁方式—制裁结果”的框架对制裁案件进行分析。

1. 制裁目标

本文梳理了全球制裁数据库中的制裁案件,其中涉及 1 个目标的 1 146 起 2 个目标的 322 起 3 个目标的 75 起 4 个目标的 4 起。制裁目标分为追求民主、动摇政权、维护人权、结束战争、阻止战争、阻止恐怖袭击、改变政策、解决领土冲突及其他目标,围绕这些目标分别发生 375、87、429、270、137、150、292、75 和 210 起制裁。其中,以维护人权为目标发起的制裁最多,以解决领土冲突为目标发起的制裁最少。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改变政策类目标对目标国的核心利益影响较小,而动摇政权、追求民主等目标常见于战争期间或者战后,通过政权更迭促使目标国民主化,由于这影响目标国的核心利益,因而其国内利益集团不会轻易妥协。

2. 制裁方式

图 1 汇报了每种制裁方式的案件数量,其中,贸易制裁发生 588 起,占比为 38%;武器制裁 280 起,占比为 18%;军事制裁 251 起,占比为 16%;金融制裁 882 起,占比为 57%;旅行制裁 422 起,占比为 27%;其他制裁 238 起,占比为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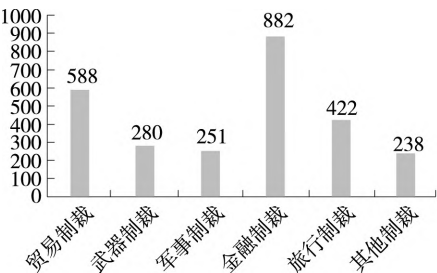


图 1 各种制裁方式的案件数量

(单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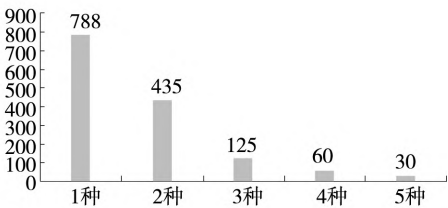


图 2 各制裁案件的制裁方式数量

(单位:起)

进一步地,图2统计了每个制裁案件发起的制裁方式数量(其他制裁除外),其中,仅有30起制裁案件同时采用了贸易制裁、武器制裁、军事制裁、金融制裁和旅行制裁5种制裁方式,这表明制裁方式的选择具有多样性。

3. 制裁结果

在全球制裁数据库中,每个制裁目标对应一个制裁结果,制裁结果分别为失败、谈判解决、仍在进行、部分成功和完全成功。制裁目标的达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于不同目标国来说,即使针对同一目标且发起方和方式均相同,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本文依据制裁目标和制裁结果对案件进行分类汇总(见表2),可以发现,各类目标都有完全成功的案例,但占比均不超过50%。不同制裁目标的实现难度差异较大,例如,追求民主的制裁目标相对更易成功,完全成功的占比为42%;而涉及政权、领土的目标更难达成,完全成功的占比分别为22%和24%。在后续实证分析中,本文控制了制裁目标的固定效应。

表2 不同制裁目标的制裁结果占比(%)

制裁目标	失败	谈判解决	仍在进行	部分成功	完全成功
追求民主	6	3	30	19	42
动摇政权	44	7	10	17	22
维护人权	13	4	43	17	23
结束战争	13	5	47	9	25
阻止战争	22	4	37	8	30
阻止恐怖袭击	25	3	63	5	5
改变政策	23	4	43	6	24
解决领土冲突	32	17	21	5	24

资料来源:同表1。

在对制裁结果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四种衡量制裁成功的变量:一是完全成功(allsuccess),虚拟变量,即所有目标均完全成功时取1,否则取0;二是部分成功(partsuccess),虚拟变量,即所有目标至少部分成功时取1,否则取0;三是至少一个目标完全成功(onesuccess),虚拟变量,即至少有一个目标完全成功时取1,否则取0;四是至少一个目标部分成功(onepartsuccess),虚拟变量,即至少有一个目标部分成功或完全成功时取1,否则取0。这四个变量分别衡量了制裁成功不同程度,其中制裁目标完全成功是最严格的要求,至少有一个制裁目标部分成功是最宽松的要求。表3汇报了以上四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四个变量的中位数均为0,表明在所有制

裁案件中 ,至少半数的制裁案件未达成目标 ,制裁整体成功率偏低。

表 3 制裁结果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完全成功	allsuccess	1 547	0. 261	0. 439	0	0	1
部分成功	partsuccess	1 547	0. 370	0. 483	0	0	1
至少一个目标完全成功	onesuccess	1 547	0. 286	0. 452	0	0	1
至少一个目标部分成功	onepartsuccess	1 547	0. 387	0. 487	0	0	1
制裁达成目标	success	3 161	0. 221	0. 415	0	0	1

三 计量模型和机器学习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制裁能否成功 ,因此将“制裁是否达成预设目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虚拟变量) ,并以制裁方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制裁方式不仅体现了制裁施加的具体路径 ,也是决定制裁结果的关键变量。由于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 ,本文基准回归采用 Logit 模型 ,并使用 Probit 模型和 Cloglog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每一个制裁链作为一个样本 ,分析不同制裁方式对制裁结果的影响。本文设定 Logit 模型如下:

$$\ln\left(\frac{p(\text{success} = 1)}{1 - p(\text{success} = 1)}\right) = \alpha + \beta_1 \text{trade} + \beta_2 \text{arms} + \beta_3 \text{militray} + \beta_4 \text{finaicial} + \beta_5 \text{travel} + \varepsilon \tag{1}$$

其中 $p(\text{success} = 1)$ 表示达成制裁目标的概率 ,trade 表示贸易制裁 ,arms 表示武器制裁 ,military 表示军事制裁 ,financial 表示金融制裁 ,travel 表示旅行制裁 , ε 为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地 ,本文通过跨国时间序列数据 ,收集整理了 1960 ~ 2023 年 183 个国家的经济变量数据 ,并根据制裁时间匹配了制裁发起国和制裁目标国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考虑到多个国家既是制裁目标国又是制裁发起国 ,本文同时将被制裁和发起制裁的变量纳入模型 ,具体设定如下:

$$\text{economics}_{it} = \alpha + \beta \text{sanctioned}_{it} + \delta \text{sanctioning}_{it} + \sum_m \gamma_m x_{it,m} + \text{country}_i + \text{year}_t + K_{it} \tag{2}$$

economics_{it} 表示 i 国 t 年宏观经济变量的对数 ,包括: 国内生产总值(gdp ,当前美元) 、商品和服务总出口(export ,当前美元) 、商品和服务总进口(import ,当前美元) 的对数; sanctioned_{it} 表示 i 国在 t 年作为制裁目标国的制裁变量; sanctioning_{it} 表示 i 国在 t 年作为制裁发起国的制裁变量; $x_{it,m}$ 代表引

入的 m 个控制变量,包括出生率 (birth)、死亡率 (death)、人口密度 (population)、小学教育普及率 (education)、农业用地比例 (agriculture) 和城市人口占比 (urban)。country_{*i*} 表示国家固定效应, year_{*i*}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K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此外,本文在传统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机器学习方法进一步验证制裁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基于逻辑回归算法构建制裁成功概率预测模型,将制裁结果(成功或失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制裁方式等作为解释变量,从数据驱动角度识别制裁效果的规律。为避免过度拟合并提高预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样本数据随机划分为训练集(约占 70%)与测试集(约占 30%),在训练集中估计模型参数,并在测试集中进行预测验证。进一步计算预测的正例与反例分布,构建混淆矩阵,以比较模型预测与真实结果的一致性。

$$O_0 = \sum_i x_i W_i + b_0 \quad \text{公式(3)}$$

$$O_1 = \sum_i x_i W_i + b_1 \quad \text{公式(4)}$$

其中, O_0 表示制裁目标未成功的样本, O_1 表示制裁目标成功的样本, x 表示制裁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 W_i 表示 x 的权重, b_0 和 b_1 均为偏置项。相比 Logit 模型,机器学习方法能够通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二分类,捕捉变量间非线性关系与高维交互效应,进而计算制裁目标成功的概率:

$$\hat{p}_1 = \frac{\exp(O_1)}{\exp(O_0) + \exp(O_1)} \quad \text{公式(5)}$$

这种基于逻辑算法的机器学习分析不仅提供了对制裁有效性的概率估计,也通过算法评估提升了模型的预测解释力,使得实证结果能够在传统计量识别与数据驱动学习之间实现交叉验证,进而为验证制裁有效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通过从制裁案件到制裁链条的堆叠处理,既增加了样本量,又增强了分析精度,更好地捕捉制裁实际扩散的演变过程。

1. 制裁效果的量化: 1 547 个制裁案件样本

根据案件梳理结果,本文引入制裁发起国数量 (numsanctioning)、制裁目标国数量 (numsanctioned)、制裁目标数量 (numobjective) 和制裁方式数量 (numway),对制裁成功变量进行分析。一方面,制裁主体可能影响制裁策略

与效果;另一方面,特征事实分析表明,制裁目标可能直接影响制裁结果,是一个具有前因性和潜在混淆性的变量。表 4 汇报了采用 Logit 模型分析的四种制裁成功变量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制裁目标国数量越多,制裁目标越不易达成;而制裁方式数量多也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这可能是因为多种政策工具间的互相干扰影响了制裁效果,制裁方式越多,涉及主体越复杂,实施过程就越困难,从而削弱了制裁的整体效力。此外,制裁目标国通常会启动系统应对机制,导致制裁陷入“零和对抗”的僵局,反而使制裁目标更难实现。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制裁结果	(1) 完全成功	(2) 部分成功	(3) 至少一个目标 完全成功	(4) 至少一个目标 部分成功
制裁发起国数量	-0.045 (0.040)	-0.047 (0.034)	-0.046 (0.037)	-0.053 (0.034)
制裁目标国数量	-0.632** (0.299)	-0.507** (0.224)	-0.630** (0.285)	-0.550** (0.228)
制裁目标数量	-0.349*** (0.115)	-0.094 (0.096)	0.047 (0.100)	0.139 (0.093)
制裁方式数量	-0.192*** (0.064)	-0.247*** (0.058)	-0.221*** (0.062)	-0.276*** (0.057)
常数项	0.416 (0.356)	0.564** (0.280)	0.078 (0.337)	0.427 (0.281)
样本量	1 547	1 547	1 547	1 547
pr2	0.019	0.018	0.014	0.02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下显著。

表 5 汇报了引入具体制裁方式后的回归结果。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制裁完全成功,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和旅行制裁均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而军事制裁则显著有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列(2)~列(4)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部分成功、至少一个目标完全成功和至少一个目标部分成功,贸易制裁、军事制裁、金融制裁和旅行制裁的系数符号均与列(1)一致,且除军事制裁外符号均为负。这表明大部分制裁方式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假设 1 得以部分验证。可能的原因一是贸易制裁往往受第三方替代路径和目标国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效果被弱化;二是旅行制裁虽具象征意义,但对核心制裁目标缺乏实质性冲击,除非与其他措施共同使用,否则很难促成政策调整;三是尽管在

理论上金融制裁可切断资金流、冻结资产,但实际上目标国仍可使用离岸银行、发展加密货币和借助第三国通道等进行规避。

表 5 引入具体制裁方式的基准回归结果

制裁结果	(1) 完全成功	(2) 部分成功	(3) 至少一个目标 完全成功	(4) 至少一个 目标部分成功
贸易制裁	-0.325 ** (0.127)	-0.460 *** (0.115)	-0.305 ** (0.122)	-0.448 *** (0.114)
武器制裁	0.064 (0.165)	-0.047 (0.156)	0.050 (0.161)	-0.079 (0.156)
军事制裁	0.497 *** (0.165)	0.543 *** (0.159)	0.417 ** (0.163)	0.553 *** (0.160)
金融制裁	-0.442 *** (0.121)	-0.357 *** (0.111)	-0.442 *** (0.117)	-0.380 *** (0.111)
旅行制裁	-0.694 *** (0.150)	-0.857 *** (0.134)	-0.736 *** (0.144)	-0.955 *** (0.133)
制裁发起国数量	-0.041 (0.040)	-0.043 (0.034)	-0.043 (0.037)	-0.048 (0.034)
制裁目标国数量	-0.675 ** (0.319)	-0.534 ** (0.244)	-0.682 ** (0.307)	-0.587 ** (0.250)
制裁方式数量	-0.335 *** (0.118)	-0.070 (0.099)	0.080 (0.102)	0.183 * (0.096)
常数项	0.567 (0.377)	0.674 ** (0.302)	0.198 (0.359)	0.518 * (0.305)
样本量	1 547	1 547	1 547	1 547
pr2	0.045	0.048	0.038	0.054

注: 同表 4。

2. 制裁效果的量化: 3 161 个制裁链条样本

在使用堆叠数据的方法对制裁案件进行展开后获得的 3 161 个样本中, 目标失败 638 个、目标协商 137 个、仍在进行目标 1 403 个、部分成功目标 285 个、完全成功目标 698 个。表 6 列(1)~(3)汇报了 Logit 模型、Probit 模型和 Cloglog 模型对制裁达成目标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5 相比, 军事制裁和金融制裁的影响不再显著。列(4)汇报了制裁方式的边际效用, 其中, 贸易制裁和旅行制裁会使得制裁达成预设目标的概率分别下降 5.9% 和 12%。

表 6 堆叠数据样本及引入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

制裁达成	(1) Logit 模型	(2) Probit 模型	(3) Cloglog 模型	(4) 边际效用
贸易制裁	-0.348 *** (0.092)	-0.186 *** (0.053)	-0.324 *** (0.081)	-0.059 *** (0.014)
武器制裁	-0.105 (0.116)	-0.033 (0.066)	-0.129 (0.103)	-0.024 (0.018)
军事制裁	-0.002 (0.129)	-0.019 (0.073)	0.018 (0.114)	0.003 (0.021)
金融制裁	-0.116 (0.092)	-0.059 (0.054)	-0.112 (0.080)	-0.021 (0.015)
旅行制裁	-0.744 *** (0.099)	-0.418 *** (0.056)	-0.672 *** (0.089)	-0.120 *** (0.015)
常数项	-0.771 *** (0.084)	-0.498 *** (0.049)	-0.941 *** (0.074)	—
样本量	3 161	3 161	3 161	3 161
pr2	0.026	0.026	—	—

注：同表 4。

(二) 内生性检验

本文使用国家层面数据，由于国家文化等变量难以获得，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制裁网络，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基于制裁方式选取制裁链起始年份制裁网络中当年发起的所有制裁个数作为工具变量，如以同一年份制裁网络中贸易制裁总数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并不会影响制裁链的结果，但会通过影响贸易制裁的选择间接影响制裁结果。进而，以相同方式构造武器、军事、金融和旅行制裁的工具变量。

表 7 采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制裁方式对制裁结果的影响，其中，列(1)为未引入经济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列(2)为引入经济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和旅行制裁均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这与基准结果一致且旅行制裁显著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但与列(1)相比，列(2)的结果表明，虽然贸易制裁和武器制裁的回归系数仍为负，但引入经济变量后已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经济变量影响了制裁方式的作用，本文将在“制裁的宏观经济效应”部分进一步讨论。

表 7 内生性检验

制裁达成	(1) 未引入经济变量	(2) 引入经济变量
贸易制裁	-0.428 ^{***} (0.063)	-2.148 (2.189)
武器制裁	-0.311 ^{***} (0.078)	-0.104 (0.624)
军事制裁	0.812 ^{***} (0.097)	0.596 (1.086)
金融制裁	-0.033 (0.106)	-0.574 (0.610)
旅行制裁	-0.529 ^{***} (0.066)	-1.061 ^{**} (0.501)
目标国 GDP 的对数		-0.089 (0.125)
目标国商品和服务 总进口的对数		0.061 (0.186)
目标国商品和服务 总出口的对数		0.100 (0.129)
发起国 GDP 的对数		-0.153 (0.157)
发起国商品和服务 总进口的对数		0.631 (0.694)
发起国商品和服务 总出口的对数		-0.438 (0.542)
常数项	0.596 ^{***} (0.075)	-1.130 (2.164)
样本量	3 161	897

注: 同表 4。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增加控制变量

表 8 列(1) 控制了制裁目标固定效应。通过增加控制变量, 排除了制裁方式与制裁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决定因素。例如, 当制裁的核心目标为

阻止战争时,发起国更倾向于选择武器制裁或军事制裁,同时也可能通过外交、军事部署等非制裁手段共同施压,从而提高制裁目标达成的概率。结果显示,制裁方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重新构建制裁成功的虚拟变量 `success1`,即当制裁目标部分成功或者完全成功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并以此替换基准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 `success`,结果汇报于表 8 列(2)。结果显示,贸易制裁、武器制裁和旅行制裁均不利于制裁目标达成,而军事制裁有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3. 剔除正在进行的制裁样本

全球制裁数据库中包含部分正在进行的制裁案件,其结果可能为成功,也可能为失败。为避免此类样本的干扰,本文剔除正在进行的制裁样本,结果汇报于表 8 列(3)。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军事制裁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而金融制裁有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

4. 更换研究方法

与传统计量方法相比,机器学习方法在两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一是能在较少的参数化限制下从数据中学习模式,减少因模型设定错误带来的偏差;二是能够更好地处理高维特征与变量间的交互非线性,从而更“干净”地评估各类特征对被解释变量的预测贡献。本文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重新分析五类制裁,结果汇报于表 8 列(4)。可以发现,基准结果保持稳健,即金融制裁和旅行制裁均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军事制裁有利于制裁目标达成,武器制裁不显著,且精确度为 0.738。

表 8 稳健性检验

制裁达成	(1) 增加控制变量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3) 剔除正在进行的制裁样本	(4) 更换研究方法
贸易制裁	-0.299 *** (0.095)	-0.376 *** (0.087)	0.028 (0.114)	-0.178 (0.149)
武器制裁	-0.024 (0.121)	-0.252 ** (0.113)	-0.177 (0.133)	-0.011 (0.199)
军事制裁	0.033 (0.130)	0.274 ** (0.121)	-0.291 ** (0.139)	0.565 *** (0.202)
金融制裁	-0.131 (0.096)	-0.111 (0.089)	0.248 ** (0.107)	-0.446 *** (0.143)

(续表 8)

制裁达成	(1) 增加控制变量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3) 剔除正在进行的制裁样本	(4) 更换研究方法
旅行制裁	-0.725 *** (0.101)	-0.992 *** (0.093)	0.075 (0.124)	-0.560 *** (0.170)
常数项	-0.148 (0.117)	0.634 *** (0.114)	0.162 (0.132)	-0.691 *** (0.134)
制裁目标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精确度	—	—	—	0.738
样本量	3 161	3 161	1 758	1 547
pr2	0.066	0.097	0.060	—

注：同表 4。

(四) 异质性分析：制裁主体、制裁条件以及制裁时长

本文从制裁主体的经济实力、制裁条件以及制裁时长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以更全面地识别制裁的差异化结果。一是根据制裁双方经济实力差距划分样本。制裁发起国与制裁目标国在资源禀赋、制度弹性以及对外依存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影响制裁目标的达成。二是根据制裁条件区分战争期与和平期。战争状态下，制裁目标往往是结束战争，制裁发起国通常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从而增加目标成功率；而在和平时期，制裁更具象征意义，制裁发起国对具体措施的执行也会更加犹豫，且和平期的制裁会受到第三方国家的质疑，从而影响制裁结果。三是从时间维度上将制裁划分为短期与长期。制裁持续时间越长，制裁目标国累积经济损失越大，同时寻找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影响制裁结果。

1. 制裁主体

既有研究表明，美国在全球制裁网络中占据中心节点位置^①。作为制裁发起方，美国的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INS）与全球软实力指数（GPSI）均排名第一，远超制裁目标国。本文首先对由美国发起的制裁样本进行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9 列（1），与基准结果一致，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和旅行制裁均不利于目标的达成；军事制裁有利于目标的达成。进一步地，列（2）和列（3）汇报

① 吴志成《多边主义的中国源流与世界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 年第 2 期。

了制裁双方 GDP 差距的样本回归结果。在制裁发起国 GDP 大于制裁目标国 GDP 和制裁发起国 GDP 小于制裁目标国 GDP 的两组样本中,贸易制裁和旅行制裁均不利于目标的达成,当制裁发起国 GDP 小于制裁目标国 GDP 时,军事制裁更有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

表 9 制裁主体的经济实力异质性

制裁达成	(1) 由美国发起 的制裁	(2) 制裁发起国的 GDP 大于 制裁目标国的 GDP	(3) 制裁发起国的 GDP 小于 制裁目标国的 GDP
贸易制裁	-0.743 *** (0.223)	-0.194 * (0.114)	-0.697 *** (0.271)
武器制裁	-0.145 (0.286)	0.031 (0.139)	-0.236 (0.430)
军事制裁	0.441 * (0.236)	-0.188 (0.148)	1.145 *** (0.408)
金融制裁	-0.679 *** (0.199)	-0.010 (0.113)	-0.566 ** (0.268)
旅行制裁	-1.574 *** (0.278)	-0.815 *** (0.117)	-1.054 *** (0.328)
常数项	-0.743 *** (0.223)	-0.227 * (0.131)	0.690 * (0.417)
制裁目标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73	2 263	420
pr2	0.138	0.072	0.131

注: 同表 4。

2. 制裁条件

现代意义的制裁可以追溯到一战期间。在战争条件下,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国、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发动经济制裁,旨在阻断货物、能源、食品以及信息流向敌国^①。而在和平条件下,制裁通常与外交手段相结合,其目标通常为政策改变等价值导向型目标。不同条件下的制裁目标实现逻辑

① 游启明《经济制裁与战争扩散》,《国际政治科学》2025 年第 2 期。

和第三方国家态度呈现明显差异,因而有必要区分制裁案件处于战争期还是和平期。本文根据制裁条件将样本分为和平期($war = 0$)和战争期($war = 1$)两组分样本,结束战争或阻止战争的制裁案件被认为处于战争期,否则被认为处于和平期。由图3可知,和平期发起金融制裁的样本数量远高于其他制裁方式;战争期发起各类制裁的数量相差并不悬殊。

由于一起制裁案件会采用多种制裁方式,因此,本文分别绘制了战争期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和武器制裁以及军事制裁、金融制裁和武器制裁的维恩图(见图4)。可以发现,仅25起制裁案件同时发起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和武器制裁,45起制裁案件同时发起军事制裁、金融制裁和武器制裁,占比分别为6%和11%。这表明战争期同时发起多种制裁的概率不高,反而更注重单一制裁方式的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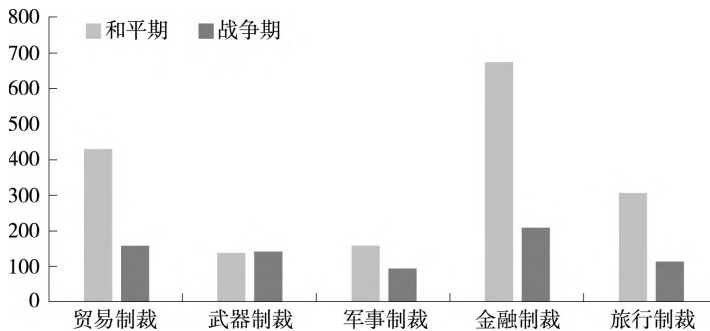


图3 和平期和战争期不同制裁方式的样本数量 (单位: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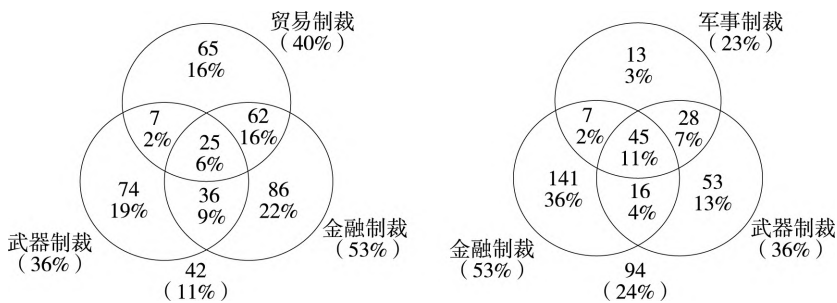


图4 战争期制裁方式的维恩图(样本量:397)

表10列(1)和列(2)分别汇报了战争期与和平期的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不同,在战争期,武器制裁和旅行制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与基准结果相同,在和平期,贸易制裁和旅行制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

因为和平期目标国通常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寻找替代方案(如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或发展国内产业),制裁目标更不易达成。

表 10 战争期与和平期异质性

制裁达成	(1) 战争期	(2) 和平期
贸易制裁	-0.143 (0.168)	-0.508*** (0.125)
武器制裁	0.360* (0.198)	-0.020 (0.168)
军事制裁	-1.025*** (0.243)	0.458*** (0.162)
金融制裁	-0.395** (0.192)	-0.191 (0.117)
旅行制裁	0.587*** (0.196)	-1.248*** (0.131)
常数项	-1.105** (0.452)	0.051 (0.136)
制裁目标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102	2 059
pr2	0.062	0.107

注:同表 4。

3. 制裁时长

表 11 汇报了制裁时长及其与制裁方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与制裁方式的回归系数相反,这表明时长会扭曲制裁方式的效果。列(2)~(4)则汇报了 1~3 年、3~10 年、10 年及以上的分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贸易制裁在 1~3 年和 10 年及以上的样本中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武器制裁在 3~10 年的样本中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但在 10 年及以上的样本中有利于目标的达成;军事制裁与武器制裁的结果相反,在 3~10 年的样本中有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但在 10 年及以上的样本中不利于目标的达成;金融制裁仅在 1~3 年的样本中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旅行制裁在 1~3 年和 3~10 年的样本中不利于制裁目标的达成。至此,假设 1 得到全部验证。

表 11 制裁时长异质性

	(1) 制裁达成	(2) 1 ~ 3 年	(3) 3 ~ 10 年	(4) 10 年及以上
制裁时长	-0.009 (0.012)			
贸易制裁	-0.470*** (0.134)	-0.595*** (0.202)	0.031 (0.158)	-0.350* (0.185)
贸易制裁 与制裁时长交互项	0.022* (0.013)			
武器制裁	-0.117 (0.178)	0.455 (0.335)	-0.776*** (0.198)	0.592*** (0.215)
武器制裁 与制裁时长交互项	0.017 (0.016)			
军事制裁	0.740*** (0.198)	-0.117 (0.290)	0.669*** (0.194)	-1.186*** (0.268)
军事制裁 与制裁时长交互项	-0.106*** (0.023)			
金融制裁	-0.196 (0.129)	-0.458*** (0.178)	-0.255 (0.159)	-0.057 (0.202)
金融制裁 与制裁时长交互项	0.013 (0.014)			
旅行制裁	-0.925*** (0.141)	-1.752*** (0.223)	-0.268* (0.153)	-0.181 (0.222)
旅行制裁 与制裁时长交互项	0.040** (0.016)			
常数项	-0.119 (0.137)	0.392* (0.210)	-0.303 (0.185)	-0.554* (0.294)
制裁目标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161	1 063	1 216	882
pr2	0.075	0.164	0.068	0.112

注: 同表 4。

(五) 制裁的宏观经济效应

1. 制裁主体与制裁链的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基于全球制裁数据库数据构建制裁网络, 同时将该数据库数据与跨国时间序列数据匹配为平衡面板数据, 以检验制裁的宏观经济效应。为更准确衡量制裁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构建制裁变量: 一是构建该国当年是否为制裁发起国(ing)和该国当年是否为制裁目标国(ed)虚拟变量, 二是

根据制裁链条个数刻画制裁强度构建连续变量,即该国当年作为制裁目标国的制裁链条数(rank)和该国当年作为制裁发起国的制裁链条数(rank_s)。两种方法互为补充,更准确地分析制裁变量对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

表 12 和表 13 分别汇报了以虚拟变量刻画制裁变量和以连续变量刻画制裁变量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1)对于制裁目标国而言,被制裁(ed/rank)显著抑制了其 GDP、进口和出口。这表明制裁通过影响目标国的对外贸易来影响其宏观经济。(2)对于制裁发起国而言,发起制裁(ing/rank_s)对其宏观经济呈现复杂影响,发起国进口显著下降的同时,制裁链个数显著促进了发起国的 GDP、进口和出口。这表明制裁发起国经历了一种权衡,短期经济刺激可能是其发起制裁的驱动力。

表 12 制裁主体的经济影响:以虚拟变量刻画制裁变量

制裁变量	(1) GDP 的对数	(2) 进口的对数	(3) 出口的对数
制裁目标国	-0.192 *** (0.020)	-0.130 *** (0.024)	-0.315 *** (0.026)
制裁发起国	-0.048 (0.031)	-0.139 *** (0.036)	-0.044 (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固定	固定	固定
国家	固定	固定	固定
adj. R2	0.929	0.893	0.898
F	110.556	98.895	91.732
样本量	11 003	9 524	9 563

注:同表 4。

表 13 制裁链的经济影响:以连续变量刻画制裁变量

制裁变量	(1) GDP 的对数	(2) 进口的对数	(3) 出口的对数
制裁目标国的制裁链条数	-0.024 ** (0.012)	-0.022 ** (0.010)	-0.047 *** (0.012)
制裁发起国的制裁链条数	0.002 * (0.001)	0.005 *** (0.001)	0.003 **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固定	固定	固定

(续表 13)

制裁变量	(1) GDP 的对数	(2) 进口的对数	(3) 出口的对数
国家	固定	固定	固定
adj. R2	0.929	0.894	0.898
F	6.887	6.896	8.241
样本量	11 003	9 524	9 563

注: 同表 4。

2. 制裁方式的宏观经济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五类制裁方式大多不利于制裁预设目标的达成,但表 12 和表 13 表明制裁会对制裁主体的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在表 14 进一步汇报了各类制裁方式对经济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制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基准结果相近,多数制裁方式并不会对宏观层面的经济变量构成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制裁目标国受到的贸易制裁对 GDP 和进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到的武器制裁和旅行制裁对 GDP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受到的军事制裁和金融制裁对进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制裁发起国:贸易制裁、武器制裁和金融制裁对上述三类经济变量均无显著影响;军事制裁对 GDP、进口和出口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旅行制裁对进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至此,假说 2 得以验证。

表 14 制裁方式的经济影响

制裁变量	(1) 目标国 GDP 的对数	(4) 目标国进口的对数	(5) 目标国出口的对数
目标国受贸易制裁数量	0.074 ** (0.033)	0.053 * (0.028)	0.028 (0.036)
目标国受武器制裁数量	-0.073 * (0.044)	0.003 (0.042)	-0.007 (0.045)
目标国受军事制裁数量	-0.021 (0.040)	-0.088 * (0.051)	-0.086 (0.055)
目标国受金融制裁数量	-0.004 (0.017)	-0.046 * (0.023)	-0.043 (0.028)
目标国受旅行制裁数量	-0.070 * (0.042)	0.013 (0.049)	-0.039 (0.053)
发起国贸易制裁数量	-0.045 (0.029)	-0.023 (0.038)	-0.039 (0.039)

(续表 14)

制裁变量	(1) 目标国 GDP 的对数	(4) 目标国进口的对数	(5) 目标国出口的对数
发起国武器 制裁数量	-0.020 (0.027)	-0.021 (0.036)	-0.030 (0.036)
发起国军事 制裁数量	0.045* (0.024)	0.083*** (0.030)	0.072** (0.034)
发起国金融 制裁数量	0.043 (0.027)	0.040 (0.033)	0.045 (0.033)
发起国旅行 制裁数量	-0.030 (0.020)	-0.043* (0.024)	-0.036 (0.0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固定	固定	固定
国家	固定	固定	固定
adj. R2	0.930	0.895	0.900
F	5.138	5.085	5.942
样本量	11 003	9 524	9 563

注：同表 4。

对于目标国而言,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制裁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全面收缩,相反可能因外部市场受限而刺激进口替代和国内产业扩张,形成一定的“逆制裁效应”。然而,金融制裁在抑制目标国经济活力方面更直接、高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发起国在实施制裁时同样面临经济代价与潜在收益的权衡。可以推断,制裁并非单向的政策工具,而是一种在目标国与发起国之间产生结构性互动的制度性安排。目标国的应对能力(如进口替代或财政调整)决定了制裁效果的差异性,而发起国的产业结构与国际金融地位则影响其承受制裁成本的能力。

3. 早期制裁的宏观经济效应

为考虑国家在历史制裁案件中的学习效应,本文构建一个动态分析框架,以揭示第一起制裁案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本文根据制裁开始时间构造历史制裁变量:目标国被制裁时间距离(*firstbegin*),即该国当年与该国历史上最早的一起被制裁案件开始时间的距离;类似地,本文刻画了发起国发起制裁时间(*firstbegin_s*)距离,即该国当年作为制裁发起国与历史上最早发起的一起制裁案件开始时间的距离。表 15 的结果显示,目标国被制裁时间距离与其进口和出口呈显著负相关,但与表 12 的回归结果相比,系数较小

且显著性较弱;而发起国发起制裁的时间距离对其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制裁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目标国能够通过产业替代、贸易多元化等手段缓解外部制裁的直接冲击。

表 15 制裁开始时间的影响

制裁变量	(1) 目标国 GDP 的对数	(2) 目标国进口的对数	(3) 目标国出口的对数
目标国被制裁 时间距离	-0.005 (0.006)	-0.013* (0.007)	-0.021** (0.009)
发起国发起制裁 时间距离	0.005 (0.007)	0.011 (0.009)	0.013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固定	固定	固定
国家	固定	固定	固定
adj. R2	0.929	0.894	0.898
F	5.965	7.386	7.265
样本量	11 003	9 524	9 563

注:同表 4。

结 论

本文基于全球制裁数据库,采用堆叠数据方法对制裁案件进行展开,为制裁研究提供了制裁链形式的新的微观证据。在方法上,本文在使用二元选择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多种稳健性检验策略,包括增加控制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样本以及引入机器学习方法对结果进行交叉验证,有效缓解了因果识别中的潜在遗漏变量偏误和模型设定偏误。

实证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制裁案件的平均成功率仅为 28.64%。进一步分析发现,制裁结果受制裁方式、制裁条件以及制裁主体等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在五类制裁中,贸易制裁与旅行制裁分别使制裁成功概率下降 5.9%和 12%。制裁不仅未能增加政策压力,反而可能削弱目标国妥协的激励。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战争时期,军事与武器制裁更有效;而在平时时期,经济性制裁则面临低效困境。进一步分析表明,制裁行为对目标国造成短期实质性经济收缩,而对发起国影响相对有限,这可能是制裁低效但频发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于树一,实习编辑:毕朝辉)

ABSTRACTS

Ma Feng China has reflected on the lessons of Western-dominated global governance ,rejected its outdated path ,and pioneered a brand-new approach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not only represents a new development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but also alig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strong demand for improv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increasingly evident trend of the rise of the Eas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China's concept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illuminates the path for all nations to jointly advance toward the goal ,demonstrating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major-power rivalry ,epochal value

Yu Qin Taking Central Asia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specific formation paths of a "sense of gain". At the macro leve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consolidates developmental gains; at the meso leve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solidifies social gains; and at the micro level ,consumption scenario practices expand livelihood gains.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public's sense of gain i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by improving regional coordination platforms ,foster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networks ,and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digit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nse of gain ,Central Asia ,people-to-people bonds ,digital cooperation

Li Yingy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has comprehensively boosted connectivity construction. Multipl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corridors are advancing rapidly ,with strategic projects such as the China-Kyrgyzstan-Uzbekistan Railway achieving major breakthrough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ep synergy between the SCO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grate resourc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and strive to build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ly linked connectivity.

Keywords: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connectivity , economic corrid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Zhong Chunping ,Zhao Yuechuan ,Gong Xiaofeng Using a global sanctions database ,this paper analyzes whether sanctions can achieve their intended

objectives. It further constructs a game model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validates them with cross-country time-series dat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First, the probability of sanctions achieving their goals is very low. Second, most sanctions instruments struggle to facilitate goal attainment. Thir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dentifies factors influencing whether sanctions achieve preset goals. Fourth,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sanctions impact both target and initiating countries, but the long-term effects on both sides are relatively limited.

Keywords: sanction instruments, sanction objectives, binary choice model

Xu Yudong, Liu Zhe, Li Dingyi Based o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anctions and counter-sanctions gam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risk types faced by sanctioning countries and third-party enterprises in Russia. These include increased litigation burdens from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risks of external asset seizure following market exi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risks, risks from indiscriminate Russian countermeasures, and secondary sanctions risks. The paper reveals the differentiated response strategies adopted by various foreign enterprises in a complex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long with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potential pitfalls.

Key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Russia foreign enterprises, risks, sanctions

Yang Jin Since 2018, Kazakhstan has successively promulgated relevant codes, implemented supporting reforms, and launched development plans. Leveraging state-owned companies as platforms, it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extension of critical minerals from export to processing. The country's critical mine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both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diplomacy, market-based bidding, deepening value chains, and alignmen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resenting multiple orientations in foreign cooperation. With effective alignment of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Kazakhstan has the potential to upgrade into a regional processing hub and a key participant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Keywords: Kazakhstan, critical minerals,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ajor-power rivalry

Kang Yiyang, Jiang Zhenju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individual node indicato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Russi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wheat trade network has evolved from a "peripheral participant" in its early stages to a "global core player", becoming a crucial pole. However, the country exhibit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connectivity, low intermediation, and weak centrality" in the network, indicating a gap from becoming a "rule-maker." It is advisable for China to diversify its import sources,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from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policy" to tap cooperation potential, strengthen domestic supply capacit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Keywords: Russia, wheat trade, trade networ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